



孔范今

中国现代新人文散文²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新人文散文二/孔范今主编;施战军编选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5.12
ISBN 7-5329-2399-1

I. 中… II. ①孔… ②施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
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4209 号

目 录

黄苗子

生命之火长明 /1

黄 裳

北风 /13

《江湖》后记 /16

《玉君》与杨振声 /22

沈从文的信/26

徐 迟

枯叶蝴蝶 /30

苏 叶

总是难忘 /32

朱谷忠

妻子的困惑 /44

中

贾平凹

1952年12月22日出生，陕西商洛人

国

秦腔 /48

现

王家新

1957年12月22日出生，陕西商洛人

代

饥饿艺术家 /56

新

张承志

1958年12月22日出生，陕西商洛人

人

粗饮茶 /65

一页的翻过 /76

文

0002

李存葆

1958年12月22日出生，陕西商洛人

散

祖槐 /81

文

霍山探泉 /122

二

绿色天书 /133

最后的野象谷 /147

雷 达

1958年12月22日出生，陕西商洛人

还乡 /162

听秦腔 /172

李 辉

“李辉”的拼音是“Lǐ Huī”

消失了的太平湖 /178

史铁生

“史铁生”的拼音是“Shǐ Tiě Shēng”

我与地坛 /203

张 炜

“张炜”的拼音是“Zhāng Wěi”

融入野地 /223

叶兆言

“叶兆言”的拼音是“Yè Zhào Yán”

周氏兄弟 /238

闹着玩的文人 /256

从解手说起 /277

罗强烈

“罗强烈”的拼音是“Luó Qiáng Liè”

自画像 /302

扎西达娃

“扎西达娃”的拼音是“Zā Xī Dá Wá”

聆听西藏 /312



目

录

王小妮

WANG Xiaoni 1954- / Beijing

手执一枝黄花 /316

一直向北 /322

下雪 /338

徐 芳

XU Fang 1962- / Beijing

《徐芳诗集》后记 /358

高建群

Gao Jianqun 1956- / Sichuan

004

牛的舌头 /369

费振钟

FEI Zhong 1953- / Beijing

由李时珍与吴其濬谈起 /373

红 柯

HE Hong 1962- / Lanzhou

技术王朝的缺憾 /376

龙脉 /380

于 坚

YU Jian 1952- / Kunming

原声 /382

十八幅画 /386

周 涛

zhoutao1954.12.29.11 / 1954.12.29.11

吉木萨尔纪事 /408

钟 鸣

zhongming1958.12.11.11 / 1958.12.11.11

走廊 /436

窄门 /448

周晓枫

zhouxiaofeng1954.12.29.11 / 1954.12.29.11

它们 /461

衣食住行 /472

苇 岸

weian1954.12.29.11 / 1954.12.29.11

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 /480

现代的孩子 /489

素食主义 /491

冯秋子

fengqiu1954.12.29.11 / 1954.12.29.11

我跳舞，因为我悲伤 /494

蒙古人 /506

◀ 005

目

录

杜 丽

（女，1946年12月，湖南长沙人）

小小的知情者 /517

告密者沙发 /520

安 民

（男，1926年12月，湖南长沙人）

乡下的父亲们 /522

彭 程

（男，1936年12月，湖南长沙人）

热泪流溢 /525

006

潘向黎

（女，1970年12月，湖南长沙人）

别院看花事外心 /531

王 雁

（女，1946年12月，湖南长沙人）

鼓神 /537

马 辉

（男，1950年12月，湖南长沙人）

换位 /540

朱以撒

人生如寄 草木有情

飘逝的古风 /549

◀ 007

目

录

黄苗子

生命之火长明

——记沈从文先生

自然既极博大，也极残忍，战胜一切，孕育众生，蝼蚁虵蜉，伟人巨匠，一样在它怀抱中，和光同尘。因新陈代谢，有华屋山丘。智者明白“现象”，不为困缚，所以能用文字，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，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，使生命之光，煜煜照人，如烛如金。

沈从文：《烛虚》

四十年代开始，那时在多雾的山城——所谓抗战“陪都”，天天躲警报，天天听到“摩擦”消息，天天看物价飞涨，天天读德、日法西斯向全世界疯狂屠杀，读大隧道惨案、公务员民不

聊生全家自杀、“孔二小姐”奇闻、航空奖券发财逸话……之类的报纸新闻，使我感到空气窒息，有如在污浊的阴沟中受到六月炎暑的蒸郁，人在衙门公案上天天盖图章，心里却茫然惘然，不了解这生活和生命到底为了什么，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，什么都无意义。

那时，偶然在民生路书店买到沈从文的新作《烛虚》，发现他写得极美，从文字之美使我发现生命原来也极美，因为这种文字是生命所赋予的。于是我被《烛虚》带到另一个境界去：

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……人心复杂，似有过之无不及，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，即求生命永生。永生意义，或为分裂而成子嗣延续，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。也有人仅仅从抽象产生一种境界，在这种境界中陶醉，于是得到永生快乐的。

这种“抽象”并不是神，不是唯心的宗教，而是作者心目中的“美”。据作者的意见，这种美的感受，诉诸文字不如诉诸图画，诉诸图画不如诉诸数学，诉诸数学不如诉诸音乐。但是，更好的是连音声都没有：“大门前后板路有一个斜坡，坡上有绿树成行，长干弱枝，翠叶积叠，如翠翼，如羽葆，如旗帜。常有山灵，秀腰白齿，往来其间，遇之者即喑哑。爱能使人喑哑——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。”是的，在至美之前，人们最好无声。

“沈先生把美与爱的抽象提到高度，于是他觉得生命有极伟大之处。“金钱对‘生活’虽好像是必需的，对‘生命’似不必需。……生命本身，从阳光雨露而来，即如火焰，有热有光。”他认为生命的目的只是对人世的美好——形与质的发现，并且让别人也去发现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这个我（用另一种人格的光和热去照耀烧炙，重获新生的我）的存在，还是为的是反照

人。”

他主张真、善和美的统一：“然抽象之爱，亦可使人超生。爱国也需要生命，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。至如阉寺性的人，实无所爱。对国家，貌作热诚，对事，马马虎虎；对人，毫无情感；对理想，异常吓怕。也娶妻生子，治学问教书，做官开会，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，与阉人说此，当然无从了解。”他认为人的好坏，“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”，不识字、身份低的人，在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中慷慨捐躯的确如恒河沙数。“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，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，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，不过同虫蚁一样，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。”有某些人知识上已成“专家”后，在做人意识上只是一个单位或一种生物。“只要能吃能睡，且能生育，即已满足愉快，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，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，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。”这种人获得了“生活”（然而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的生活），丢失（或“阉割”）了“生命”，因而也就失掉了美。在沈先生看来，生命永远是美的化身。

理想的美失去，于是：“对国家，貌作热诚，对事，马马虎虎……”也失去做人的真和善。

《烛虚》用十分绚丽的文字来形容美的存在，“生命之最大意义，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。”“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彩的，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，但丁、歌德、曹植、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，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几个人。”他是这样写的，而我当时想，他自己，也应当属于这几个人中之一。

“……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，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，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。举凡所谓活下来‘四平八稳’人物，生存时自己无所谓，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

谓。但有一点应当明白，即‘社会’一物，是由这种人支持的。”

“……因为追究生命‘意义’时，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，在同样情形下，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，或可成为一思想家、艺术家；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，或可成为一革命者。若不能相互为用，引起分裂现象，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。其实哲人或疯子，在违反生物原则，否认自然秩序上，将脑子向抽象思索，意义完全相同。”

他是多么懂得美、生命、社会和艺术家的关系的人。这些“独白”，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进入过的境界，我非常羡慕这个人有这样好的一个脑子，尽管我自己那时已长期接触文艺，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几年以后，记得徐迟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《华尔腾》——一位美国隐士的笔记，思想和风格，约略与此相类。但文笔逊其瑰丽。

沈从文先生那时在昆明，我和他还从未谋面，虽然我已读过他不少小说，但这本散文《烛虚》却给我以很深的印象。

然而，沈从文自己也清楚，发现了宇宙间存在美这一个“抽象”，并不能就此解决社会的丑恶，不能消灭侵略、饥饿与人世的不平。相反，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。”《烛虚》在当时，也只能是烛照出美与丑的对比存在，哲人与庸俗世界的存在，而无法使现实世界接近美而消除丑。这就是疯疯癫癫的屈原之徒的哀寂，沈从文先生的大多数作品，在极美中也总带着悲悯，原因亦在于此。

生命的悲哀就在于不能不和生活互相依存！

二

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，文章的风格很像《庄子》，也像佛经，思想的哀艳处像屈原，句子美得像经过精雕细镂的琉璃瓶那样，光芒耀目，它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沈从文大概从小就是个“书香子弟”，是泡在书里长大的？

不！他自己的回答是：“是个乡下人”。

十四岁前是从不爱用功，爱看热闹，打架斗蟀的野孩子，二十岁以前，是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的“拉兹”（虽然他还没像拉兹那样当过小偷，他大部分时间是当兵，当无业游民、旧军队的文书和税收员）。二十岁以后他在北平继续“打流”。他出生于湘西、黔北、川东交界的山区凤凰县。这个地方是苗族、土家族、汉族杂处的自治区，在他的家族中，有土家人的血统。家庭世代出身行伍，祖父在清朝当过武官，父亲也当过级别不高的民国军官，后来破了产。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民族、籍贯、出身和早年经历的文学家。

如果说：马克·吐温年轻时候也和沈从文有相似的经历（虽然时、地、社会背景不同，他们的文风全不相同），那么就是上帝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的身世非常不相称的头脑，真是没有办法的事！

从出生到他第一次挟着铺盖让火车拉到北京前门车站为止，这二十年间，沈从文细致地领略自己祖国的一个偏僻地区的社会生活（十多年后，他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又回去过一次），他凭着爱和同情去看自己的乡土、亲人、士兵、农妇、水手和勤劳爱娇少女。他迷恋那些河市、山城、荒邑、小镇的码头船筏，缆火楼灯。他熟悉所有士兵、铁匠、纤夫、店主、舵工的生活作息、悲

欢喜怒，撒野抒情。在他的文学作品中，每一个人都显出性格，具有灵魂。使人感到是活生生的真人。由于他对于这些人如此熟悉，如此热爱，他善于用这些工、农、船户自己的语言神态，入木三分地去表现他们的身份、性格。他以悲悯的心情去描写土匪豪霸愚蠢和“英雄”交错的行径，描写江边吊脚楼上妓女的皮肉生涯。他对于一个摆渡人的小孙女爱情的不幸写出叙事诗般的故事（《边城》）。“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（按：指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）毕的业。我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。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，生死哀乐种种状况，我因性之所近，注意较多。”（《湘西·题记》）凡是读过沈先生的《边城》、《湘行散记》、《湘西》、《从文自传》等作品的人，都为他那情致缠绵的乡土之爱所陶醉，使人觉得这里的芸芸众生，既是非常可爱，又非常可悯。这就是五十年前旧中国的缩影。是作者掏出自己对土地、对人民的至诚，写出来的挽歌。

由于对湘西风物的熟悉，沈从文能一口气把沅江流域各种航船的名称、特点、船户、航程娓娓动听地告诉你：运盐的“大鳊鱼头”是三桅的大方头船；桅高帆大，首尾收敛的“乌江子”，是粮船；方头高尾、颜色鲜明的洪江油船，平头大尾，船身坚实的“白河船”……辰溪的“广船子”，活跃的“麻阳船”，“桃源划子”都各有特性，他几乎能数出每一条船的历史，每个船主、水手的习惯爱好，以及这些船只所经过的每个码头的风土、生活、和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例如他写沅陵地方：“弄船女子，腰腿劲健，胆大心平，危立船头，视若无事。同一渡船，大多数是妇人……有些卖柴卖炭的，来回跑五六十里路，上城卖一担柴，换两斤盐，或带回一点红绿纸张同竹篾做成的简陋船只，小小香烛。问她时，就会笑笑的回答：‘拿回家去做土地会。’你或许不明白土地会的意义，事实上就是酬谢《楚辞》中提到的云中君——山鬼。这些女子

一看都那么和善，那么朴素。年纪四十以下的，无一不在胸前土蓝布或葱绿布围裙上绣上一片花，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……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，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‘生命’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。”

接着他就告诉我们，这地方妇女出来多的原因由于兵役法的苛刻。男子不是被拉去当兵，就是被逼逃避兵役，“抛下他的耕牛，向山中走，就去当匪。”“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，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。……”

对于湘西的风景，照例写得极美：沅陵下行四十里就经过青浪滩，“青浪滩脚有个大庙，名伏波宫，敬奉的是汉老将马援。行船人到此必在庙里烧纸献牲……庙中屋角树梢栖息的红嘴红脚小小乌鸦，成千累万，遇下行船必飞往接船送船，船上人把饭食糕饼向空中抛去，这些小黑鸟就在空中接着，把它吃了。上行船可照例不光顾。虽上下行船只极多，这小东西知道向什么船可发利市，什么船不打抽丰。船夫传说这是马援的‘神兵’，为迎接船只的神兵，照老规矩凡伤害的必赔一大小相等银乌鸦，因此从不会有人敢伤害它。”（《湘西·沅陵的人》）

关于伏波祠“神鸦”的记述，记得宋以来有些笔记、游记等，就有记载，但如此美丽自然的文字，却是少见。

令人神往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不胜枚举。他提到沅水上游的泸溪、浦市之间的箱子岩，在写完一段龙舟竞渡的动人光景之后，他描写这一带的平时景色：“遇晴明天气，白日西落，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。停泊崖下的小渔船，烧湿柴煮饭，炊烟受湿，平贴水面，如平摊一块白席。绿水水鸟三只五只，排阵掠水飞去，消失在微茫烟波里，一切光景，静美而略带忧郁。随意割切一段，勾勒纸上，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。满眼是诗，一种纯粹的诗。”（《湘西》）

不但写景，河边小村镇生活也写得非常之美：“小船上尽长滩后，到了一个小小水村边，有母鸡生蛋的声音，有人隔河喊人的声音，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，许多等待修理的小船，皆斜卧在岸上，有人在一只船边敲敲打打，我知道他们正用麻头与桐油石灰嵌进船缝里去。一个木筏上面还搁了一只小船，在平潭中溜着，忽然村中有炮仗声音，有苏尔奈声音，且有锣声；原来村中人正接媳妇。锣声一起，修船的，放木筏的，划船的，都停止了工作，向锣声起处望去。——多美丽一幅画图……”（《湘行散记》）

这真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山村小景！

近几十年来，人们普遍知道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，凡是好的作品，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。现实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，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，是粗糙的东西，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。沈从文常常把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叫做“读一本大书”，他把这本异常伟大、无边无尽的大书贪婪地翻阅、思考、学习。他那二十年没有离开的乡土，使他得到真正的学问，写出如此美好的乡土文学。

然而，近几十年来，到生活中去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一正确道路也有不少经验教训。有些同志下去一年两年、五年十年却依然写不出作品或写不出好作品，下乡下厂，晃晃悠悠，时间过去，脑子还是空空的，没有反应。这是为了什么？我想，读一读沈从文的作品，我们就该感觉到感情对于一个作家的必要。沈先生不但熟悉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，那里的人民的作息生死，更重要的作者本人具有深切的对人民生活之爱，对家乡之爱，对大自然之爱，这一点爱是那么真切，那么纯洁，它能燃起读者无限的同情。由于作家带着火热的感情去爱土地，爱人民，他才能深入地同化在生活里，同那些贩夫走卒，普普通通的乡妇、船伕、士兵、苗女同其忧乐，同其对自己长期休养生息的一山一水怀恋赞